

槐荫新语

# 桃花灼灼 启迪人心

苗喜云

春季百花争艳,我最喜欢鲜艳夺目的桃花。

盛开的桃花,华丽娇艳,妩媚多姿,那一枝枝、一簇簇、一树树粉红色的桃花,烘托出一种唯美的气氛。春风轻拂,树枝摇曳,满树的桃花随风舞动,一片片粉红色的花瓣在春风的陪伴下翩翩起舞,飘落在嫩绿的草坪上,就像为草坪镶嵌了颗颗珍珠,真是一幅美丽的画卷。

在我所住的小区,广场的周围和东门内的绿地,盛开的桃花让人们忍不住停下脚步观赏,纷纷掏出手机拍下这美丽的春色。这些天,看桃花的人络绎不绝,有奶奶带着孙子、有老两口做伴互相搀扶着前来,就连那些行动不便、在家躲了一

冬的老人们,也被家人或保姆用轮椅推出来赏桃花。

桃树是蔷薇科李属落叶小乔木,花朵常见的颜色有粉红色、淡白色、红紫色等,花期一般为三到四月。桃花的名字,来源于《诗经》中的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。

桃花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,既可做桃花饼食用,又可作为化妆品美颜。唐代诗人崔护曾用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的诗句,赞美少女娇艳的姿容。我国中医古籍《神农本草经》曾谈到,桃花有“令人好颜色”的作用。

桃花是湖南常德、山东肥城、河北衡水的市花。桃花色彩艳丽,是早春重要的观花树种,人们习惯用它来象征春天

的来临。

我曾听说过一个民间故事:在一个古老的山村里,有一个名叫桃花的女孩,长得非常美丽。她的父亲是一个贫穷的农夫,母亲则在一次意外中去世了。一天,桃花在田野里劳作时,碰到了一位老妇人。老妇人告诉她,如果她想改变自己的命运,就必须去山上找到一朵生长在悬崖上的桃花,那朵桃花有一种神奇的力量,可以带给她幸福和财富。桃花决定去寻找这朵神奇的桃花。她经历了重重磨难,终于到了山顶。在那里,她看到了那朵娇艳的桃花,开放在陡峭的悬崖上。然而,就在他想要摘下那朵花时,一个声音突然响起:“只有最勇

敢、最善良的人才能采摘这朵花。”桃花明白,这是一个考验。她决定放弃私欲,选择离开。在回家的路上,她发现了生长在路边的普通桃花,想起老妇人的话,于是她用心照顾这棵桃树,用她的善良和勇气去影响周围的人。随着时间推移,这棵普通桃树开的桃花,也变得有了神奇的力量,给整个村庄的人们带来了幸福。

这个民间故事带给我这样的启迪:善良和勇气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。桃花灼灼,如同一场春日盛宴。我想,我们生活在花园般的城市,享受着国泰民安的幸福生活,也应该用善良和勇气的力量,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。

畅销书讯

《生命沉思录1:一代人的文化焦虑》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作者:曲黎敏

曲黎敏,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硕士,曾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。著有《从头到脚说健康》《从字到人》《中医与传统文化》《中华养生智慧》《曲黎敏精讲<黄帝内经>》系列等。多年来,她一直致力于中医文化的传播,主张中国文化之“道”只有落实到“人”的层面才有意义,主张用生命之道来解读文化和科学。



此书涉及衣食住行、男女、婚姻、情感、人性等种种现实问题,将经典解读和作者多年的阅历、思悟融为一体,是写给一代人的文化焦虑治愈书,是一剂心灵读药。

曲黎敏说:“在生命的最深处,我和你可能都是绝对的悲观主义者,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积极乐观地活着。正是前者,决定了我们人性及思想的高度,而且也决定了我们快乐生活的内涵与界限。”本书虽然只是曲黎敏的随笔,但句句入心,既有深度,又有人情味。

本栏目图书由秋林书城推荐

诗歌集萃

颂春

陈智

万物复苏柳絮扬,莺飞燕舞百花香。大地回春芳草绿,不负韶华稼穡忙。

春游

柴运强

风和日丽蔚蓝天,明媚春光意盎然。杨柳枝头添翠色,群花绽蕾吐芳颜。溪流澄澈山川秀,

原野清新地貌鲜。盛世闲情多雅趣,眉开眼笑歌声甜。

山村景色

孙宝山

桃花燃火红,杨柳卷烟浓。蝶彩林间舞,娇莺陌上鸣。蜂儿忙采蜜,燕子喜喧空。惬意凭栏望,山村景色明。

咏桃花

李海峰

可爱朵朵色浅红,缕缕馨香傲春风。笑迎东君似仙娥,盈盈佳人引客行。

春日登高

吴长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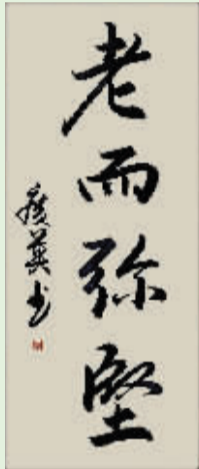
清晨春色美,山顶吼苍穹。竹晃悄悄影,柳摇细细风。西天镰月淡,

东岭太阳红。鸟语花香处,游人兴更浓。

赞老伴

赵占魁

风雨同舟五秩年,并肩携手建家园。酸甜苦辣全尝遍,坎坷波折只等闲。恪守淑德当榜样,相夫教子负辛艰。巾幗喜庆佳节日,当赞吾妻半边天。



老而弥坚 刘广英/书



## 邻居“光头强”

邻居是租客,一家三口住在我家对门。

男的30多岁,中等个儿,剃个光头,壮壮的,有点啤酒肚。我私下给他起了个外号,叫“光头强”。

“光头强”说话嗓门大,经常是在楼下就能听到他的声音。他爱喝酒,喝了酒嗓门更大。如果是在外面喝了酒回来,一定是一边砸门一边喊:“开门,开门!听不见啊!”

有时他也在家喝酒,不用怀疑我是怎么知道的。一是他家总是开着门,二是喝酒总要有三五好友,那声音,那酒味儿,顺着门缝儿就飘出来了。

有时,还能听到两口子吵架,搞得家里叮当作响。

女的中等个,不胖不瘦,不丑不俊,一直没什么印象。

他家的女孩正上中学,偶尔回来,也是“咣咣”地砸门。我心里纳闷,他家人出门都不带钥匙吗?

对这样一家人,我感觉还是敬而远之比较好。但因为住得很近,总免不了碰面。特别是那男的,时常在楼道里碰到,见了,就礼貌地跟我点点头,算是打招呼。

有一年除夕,两家人恰巧同时出来贴春联。一阵穿堂风吹过,“咣”的一声,把他家的门锁上了。他身上没带钥匙,还好他媳妇很快就能回来。不过,他穿着薄薄的居家服,在楼道里多待一会儿,肯定会觉得冷。

我试探地问:“要不,你来我家坐会儿?”他连忙跟我道谢,来我家坐了

一会儿。

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几句。我才知道他姓刘,没有固定工作。为了陪孩子上学,在这里租了房子。

从那以后,我们再见面,明显熟络了很多。除了点头,小刘还会喊一声“大姐,出门啊”“大姐,回来啦”。

疫情那会儿,他在社区当志愿者。买电、买气、买菜什么的,他总惦记着问我一声。楼上新婚的小两口,家里没存什么吃的,他送了两棵大白菜和半锅炖肉。原来,他也是热心肠。

有一次,我家厨房漏水,找了维修师傅。修到一半,师傅让出去买些材料。那天家里就我自己,留师傅一个人在家似乎有些不放心。犹豫再三,我敲开了邻居家的门。话还没说完,小刘已经走了过来:“大姐,你去买东西,我在这儿帮着师傅。”

越来越觉得这位邻居真不错。这天,又听见“咣咣咣”的敲门声。这次,敲的是我家大门。

他要搬走了,过来告别。我听了,心里竟然有一丝不舍。

他似乎看懂了我的心思,说:“大姐,我新租的房子还在咱们小区,以后还会见的。”

晨曦/文



犁田

丁秀华/作